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 |
|------|----|----|----|----|----|
| 漢書門類 | 正史 | 函架 | 五九 | 冊號 | 二五 |
|------|----|----|----|----|----|

漢書門類

| | | | | |
|------|----|----|----|----|
| 漢書門類 | 函架 | 五九 | 冊號 | 二四 |
|------|----|----|----|----|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 | | | | |
|----|----|----|----|----|
| 漢書 | 函架 | 五九 | 冊號 | 二八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935 |
| 冊數 | 24 (21) |
| 函號 | 279 30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素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大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勃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

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

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舍客長桑

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

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

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二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

扁鵲冠子云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二人孰最善為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凡治

王帝曰扁鵲傳事與文皆相奇

病其狂者毛
故名不出於
間若扁鵲者
藥劑肌膚間
而名出聞於
諸侯
王維損日死
非人言乃神
人也以故傳
方如此云
按此傳歷
叙簡子以
血脈治而
生太子以
尸歷而生
桓侯以至
骨髓而死
夫後之論
六不治總
見病之治
否其根本
在入而不
當責之醫

地蓋承取露以竹木上水取之
和藥服之二十日當見鬼物也
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

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二十日視見垣一方人

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
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
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

心脾脾胃腎也六腑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
左手脈橫微在左右手脈橫微在右脈頭大者在上一頭小者在
下兩手脈結上者者需結中部者緩結二里者旦

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
名耳
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刃反劉氏為醫或在齊正義曰齊盧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皇昭公時
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
國在定頃一公之時非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
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
諸大夫疆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

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大夫皆懼於是

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
正義曰下

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云色廢脈亂故
形靜如臥狀也

公孫支與子輿
索隱曰案一子皆秦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存

也
董安子治即
治亂之治也
五日不知人
疑其必死故
扁鵲以為血
脈治而不死
也

按簡子書
述帝所未
能預知史
記載於世
家而古史
存其載簡
鵲者此妄
誕無理古
史始以倫
伎術之

所以父者適有所學也
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
帝告我晉國

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外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
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又公之霸

而襄公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
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一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二代之
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以有罷來我

又射之中罷罷效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兒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羴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

世而亡
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
靜公二年為三壘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

一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
正義曰羴趙氏本姓

也
謂為衛也晉公之後趙成侯二年伐
而亦不能有也董

也
謂為衛也晉公之後趙成侯二年伐
而亦不能有也董

也
謂為衛也晉公之後趙成侯二年伐
而亦不能有也董

也
謂為衛也晉公之後趙成侯二年伐
而亦不能有也董

也
謂為衛也晉公之後趙成侯二年伐
而亦不能有也董

也
謂為衛也晉公之後趙成侯二年伐
而亦不能有也董

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

虢號國而未知扁鵲過虢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

號太子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名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

時交錯而不得泄索隱曰慶音厭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正義曰釋名

云慶氣從下慶起上行外及心膈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

未也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

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

子曰先生得無誣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

有俞跗索隱曰音與附下又音映○正義曰東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醪醴

禮下山解反鑿石橋引案杭毒熨也橋音九兆友謂為按摩之

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切音玩亦謂按摩而切一撥見病

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

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

於大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

於大衝脾之原出於在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膽

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

乃割皮

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探荒徐廣曰探音舌○索隱曰爪暮正義

日以水決其闌幕也漚浣腸胃正義曰上子錢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

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

咳嬰之覓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絲窺天以

却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二待切脈

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望色正義曰素問六面色青

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探云切按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扁鵲列傳

董份曰惟能論得其陰陽

浮而短面色黑脈

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

故身不出于千里而千里

當沉瀉而滑也

呼者肝病也寫形藏家病欲得寒而見入者府家病也

之來決者甚衆不可由止

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入者言病之所

論得其陰陽

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

云募者在陰皆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

見不可由言病

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由止也

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

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

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

中度子聞扁鵲言

目眩然而不曠舌搖然而不下

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

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

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

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氣精泄橫流澹長潛

止也。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

也承賦言放恣

也承賦言放恣

也承賦言放恣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

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

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瀉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

也胃水穀之海也纏音直延反纏緣謂脈纏

繞胃也素問云延緣絡絡脈也恐非此義也

中經維絡徐廣曰

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一經

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

別下於二焦膀胱

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直也

勝於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也

也言經絡不干二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脈下遂

徐廣曰陰脈

上爭

會氣閉而血不通

陰上而陽內

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

徐廣曰

董份曰狀其悲子真切如親見之者又日其六深與而五

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

之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脉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

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支蘭者橫節陰支蘭者藏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

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二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戶扁鵲

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

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會會氣會臑

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尉以八減之乘和煮之以

更尉兩脇正義曰更音格並反索隱曰案言五分之尉者

之齊和所減有八並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

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非裴駰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裴駰遺簡

子頗亦入朝見曰君有疾狂膝理正義曰上音不洽將深桓侯

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

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狂血脈不洽恐深桓侯曰寡

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狂腸胃

間不洽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

見桓侯而退悉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膝理也湯尉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

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

疾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

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人厭患疾病多甚也言而醫者之所病病

能生死人
三命乃
扁鵲

何孟春曰蘇軾告其君曰言之下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下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改為此惡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也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三代而下中材之主能決不為桓侯者少矣此蘇軾之所以

為憂而以告其君者也

董份曰所寓言大

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

言醫之所短也此其易曉者而注謬可

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也

按公乘官各陽慶人名

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瘳病也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也。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不和氣不定四

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

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齊婦人。自為帶下

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節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反來入咸陽。

聞秦人愛小兒。節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

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

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

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

以封淳于公。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

號淳于國也。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

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知人。死生決。嫌

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

右行游。諸疾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

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意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

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帝。音紆。管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

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

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

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

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二

子孟康云。黥。刺也。左右止。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薄。薄惟後

用肉刑。太倉令有罪。既逐。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然。然。裂

女。痛。父。言。以。者。不。可。生。上。書。請。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

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

也。後世有一女子可以上書勸勞乘平

按緹縈丁

段非關繫

術特以倉

公之釋罪

由此故併

及之耳

田汝成曰仁

矣哉漢文帝

也後世有一

女子可以上

書勸勞乘平

意家居詔召問所治病外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
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有其書
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
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
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
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
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
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
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
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
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種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
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
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

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
精也要事之二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二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
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
日當癰腫正義曰上於於恭反後八日嘔膿正義曰成之病得之
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
肝氣濁而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
脈從關至尺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
澤各內關也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外素問云病在心愈
打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
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
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
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

重本曰意傳
尤奇與非精
方書不能解
又曰其文亦
空間有訛字

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

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余上

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

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

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或

也召貴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

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

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癢腫八日

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者經病去過人人則去絡

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

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

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各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各曰關陽出陰入以

關為界陽出二分故曰二陰二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

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

尺主射下焦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癢腫

盡泄而效熱上則重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

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

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飲索隱曰吃音疑

忤然不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

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徐

日濁一作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

重分曰九諸也字多有以衍者

狂心音直隴反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唐

邊者邊也謂病邊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邊依字讀○正義

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官抵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自臍已上至帶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

出血上出者必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眾

醫皆以為魔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溲疝也索隱曰上音勇

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正義曰飲於禁反一飲得前溲再飲

大溲二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

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脈無五藏氣若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也正義曰謂日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溺徒弟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

衰不灰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

推矣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

頗壞信則墜車轆正義曰墜音牽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

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閭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

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

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

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久切之不至交并陰并陰

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

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

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脘索隱曰痺病也音直脘音普交反字或作

胞○正義曰痺音單早也脘亦作胞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

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疹

索隱曰劉滌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

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

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及素問

各曰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

緊也

者中有熱而溺赤

重份日過其
其養言當通
病者之供養
以俟其必耳
此不當復鑿
也註大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癯也加以

寒熱即告其人曰必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茶案謂山

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

欲死後五日必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

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

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

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高

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

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

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必不治所以加寒熱者

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藥也

臣意未往診時齊大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

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

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

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

傷即當狂走後五日必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

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武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臣意診

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

瘕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錄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

三十日必後二十餘日溲血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徐廣曰一五來然合合是脾氣

也正義曰卒音惠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

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

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發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瘕氣也

以次相乘故三十日必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

醫合

陰之前各厥陰右脈口

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二代者

近也故其三陰搏而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作筋也

陽虛矣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過

風過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益音益謂下益脈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過風迴風者飲食下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

盛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必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

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

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曾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

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

脈濁徐廣曰作痛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曾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入中出及灑水也索隱曰灑音土成反○正義曰顛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為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衆醫皆以為奴○正義曰命婦名也

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

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入腹腫

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

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脈脈來難者疝氣之客陰之脈也

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

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

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百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毋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茲已者自

言足熱而瀧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二所案之無出

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

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

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然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

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按

能生新也。曹偶猶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

也曹偶猶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灸法中土召

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責諸疾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

側王去豎後土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又病得之

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立羽反釋各云齩也齩齒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太陽

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

口食而不嗽

甯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及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

以葇藟藥一撮正義曰浪音一音。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廻旋即生也。臣意

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

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令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關門外望其色有病氣

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

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昌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

歿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歿期有日相君

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關門外平與

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歿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歿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

按此獨不
用脈但望
而知之也

然黃徐廣曰殺音蘇昌反察之如秋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

蟲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然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

土不勝木故至春以所以至夏然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

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必

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必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

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炎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為重頭痛身熱

使人煩懣正義曰凶本反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

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

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末上食臣意

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

正義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合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客腎滿正義曰濡滿也病方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

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僂徐廣曰僂者女僂

齊之間婿謂之僂郭璞曰言可見建家屋下方石徐廣曰京者

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奸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

色乾腎部上及臬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

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脊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

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燻燻之旋一病

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

切之腎脈也蓋而不屬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

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留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外不

治臣意診其脈曰曉瘕徐廣曰曉音饒。索隱曰音饒。饋。曉瘕。舊音連。退。正義曰人腹中短虫。

為病腹大上膺黃蠱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曉

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曉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

又如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溼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二分尺謂八分寸

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麤

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曉首言髮如曉。曉事蓋近也。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骨痛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

嗟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蒙

美份日後

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

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

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意以淳

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

馬病法當後九日效即後九日不效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知意診臣即為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

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效齊中郎破石病臣

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效即後十日

溲血而效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

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

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

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效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

史記卷之...

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素素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必喜養陽處者逆必其人喜自靜不

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

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

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

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正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

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邪氣愈深索隱曰愈音便診法曰一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

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索隱曰按缺盆入乳房

上骨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攝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各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

衆醫皆以為臆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

病苦脊風索隱曰脊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二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即久今聞其四

支不能用瘖而未久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

氣者即肌所謂寒熱氣死者也言邪氣雖去而氣未去也

董份曰併者神去之意死

史記卷之五

五

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切
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切法曰二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
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兩下上連肺病得之

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胸

徐廣曰一作踰。要臈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且

日日夕死索隱曰案且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

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番陽入虛裏處

且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

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忌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

各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懸權

按此上乃倉公醫案每後目辨以知二字作眼且其文短簡而轉換多乃是一格董份曰必如此見其所治多也按以下問答論凡七條多用以故二字作轉語

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在反謂術無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

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

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

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

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

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

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

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

時臣意家貧欲為入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

更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各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

為方數者事之義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悉受其

要事盡其方書息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

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

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

而蓄精身體不得搖筋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二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

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文王年未滿二十

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

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

以故外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放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

以鴻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貨徐廣曰一作賀文作質法不當校灸校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

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

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慶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

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

多驗精良臣意聞苗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

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

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

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

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必不敢傳入居有間公孫光問處

正義曰上音臣意深論之見言曰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必

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與同產處臨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

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索年中謂中

也古人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曰若非其人也索隱曰索與公往

見之徐廣曰胥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留時者未

往會慶子男般來獻馬因師光奏馬士所意以故得與般善光

又屬意於般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

慶謹以故愛意也索隱曰言意儒德莫聖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

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

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入脈往來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及

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

太倉馬長馬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

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

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

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

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成

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

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入牖父得以後寧故

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要也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董仲舒曰述臣
意問太詳
悉非太史法
然又非褚先
生所能意者
漢史氏具載
其本而猶封
錄之耳

陶宛委餘獨
云王林考周
禮原人月三
補註六斗四
升曰補計食
采日六升四
合也魏泰酒
日八食采月
工石半是食
采日五升也
廣趙充國日
以一馬自庄
頁三十日食
為米二斛四
斗麥八斛是
人日米八升
馬日麥二斗
七升也向友
傳二人三百
日食前糶十
八斛是人凡
糶六升也古
斛小漢二斗
七升當今五

升四合所謂
人食米八升
當今二升一
合六分食米
六升當今一
升六合食米
馬能自采麥
至此可以徵
其升斗之小
而會公傳所
載人大小腸
受米之數
不乖奇矣夫
第沈存中所
言六斗為一
斗七升九合
而標別六斗
當今一斗六
升與步二升
九合似當以
存中為據

索隱述贊曰上池秘術長桑所傳始侯趙簡知度鎖天言古
號嗣天履起焉倉公讀其陽隱推賢効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人受水穀三

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三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

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二斗

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小腸謂之穀而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一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

寸半長二丈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

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

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

救之故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織也

其神九太原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員光脾重二斤三

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

也在助氣土化穀其神云光主肺重三斤二兩六葉兩耳凡

入葉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也其神八人太

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上藏志腎引也腎

三銖盛精汁三合膽取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

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

徑五寸盛穀一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胃受食物也其神

也小腸重一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一寸半徑八分分之

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一斗四升水六升合合之大半腸

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積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一丈一尺

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

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 斗水七升半

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

九升九合 膀胱也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口廣一寸半唇至齒

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

七寸廣二寸半 舌泄也言可舒泄謂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

一尺六寸 咽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也喉嚨重十二兩廣

二寸長一尺一寸九節 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

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肛也言其處似車輪

又名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寸六分合二丈 二手有三

六陽故云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臂中長一尺五寸三分合二丈

八尺五寸六分合二丈一尺 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足三

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分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

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臂中長六尺五寸六分合二丈六尺五

六二尺合二丈九尺 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二丈六尺也按

今言至臂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躡脈從足至口長七尺八寸二

七一丈四尺二五二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

四八尺一五二尺合九尺九寸九分長一十六丈八尺也此所謂

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 督脈起於頭上於口齒縫計

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寸督任兩躡四脈

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二寸營衛行周

此數則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諸藏主蓋主通陰陽

下度也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央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人

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 十一經二十

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人一日

脈下行三寸一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

以來多有識
極之說故後

五十年東南
有亂蓋當時

占氣者所說
恐非高帝能

前引也
何孟春曰高

祖封後為吳
王既前知其

必及然不思
所以制之之

道而大封以
成其反之勢

何也帝戒屏
曰天下同姓

一家慎毋反
亦異乎古之

帝志之所為
貽厥孫謀者

矣
光緒曰梁

孝于楚時
餘黃金四

王劉曹為布所殺無後上惠吳會稽越無壯士以填之日與

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一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二城

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

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漢元年

至景帝三年反五十年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年古者所知

若秦始皇東巡以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

其時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宿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

難未弭恐後從更生故說此言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

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

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音昭曰今故章或稱豫章為初字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秦燕天下以為郡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入濞

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

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正義曰按

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

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

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孝文

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

太子師傅比楚人輕慢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列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帝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

正義曰於天下同宗必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

問及怨也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擊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

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

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濞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足臆說

且文云使人為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

漢擊治使者數重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今主

揚補言曰吳

理本不直出

後者言以則

非情逐直耳

陳亦曰吳使

者之言雖為

其王曲解而

所謂察自滿

魚不祥者實

乃人君至戒

也然非等文

帝仁厚賢主

使者亦安敢

為此言哉

按重出無賦二字又見其民之實

國原文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施而不可不疾將

惠之而數歲之而格矣故在文更可以

賜不枝而鐵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羅藩鎮而創地

之謀德足以禍是錯然則文帝之於吳

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九杖

之也而無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無憾焉王維曰既數從容言文數上書說見得錯極慘非

一且語陳傳良曰按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愚則曰既削則必反後削則可以

不反漢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渾之木

拱則首難無入七國雖強首可以舉也

始詐病又覺其書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太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九杖老不朝吳

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案隱曰按吳國有德

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我口以常為更卒

行爲平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此也案隱曰案漢

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雖之也正義曰踐

更若令習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踐更有踐更者次直者出錢補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十人皆直成邊三日亦各爲更律所謂縣成也雖丞相子亦在成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二百成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成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通乃成邊一歲歲時存問

茂材賞賜間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其禁弗予徐廣曰訟音官松

使其象鼠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爲削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驩大封同

姓故王濞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九子渾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却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九杖德至厚當

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出鑄錢案隱曰案即山山者海水爲鹽

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必禍少不削及連禍太二年冬楚王朝龜錯因吳王使往入海

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私姦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案

口案漢書作常山郡也

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

欲急其攻而
踴躍為之身
猶國危取矣
天下無道曰

貪走者廢者
食者壹其儲
之謂則則反
為曰設字也
佳漢書改作
口說則下無

文書日報字
替矣又曰有
必兩字便深
切謂以夜繼
之也

王書曰就其
言固自歸籍
從聽文字甚
好

按師古云
賜飲也累
足重足也
並謂慎耳

按師古云
罪不至此
言其本罪
本不削地
劉辰翁曰此
辨上意知深
淺變化語皆
歸藉可觀

按師古云
初律猶釋
翔也
茅坤曰此即
植將軍所請
吳王何以不
飛而不削

吳吳王濞恐削地無音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音與計

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將皆懼畏音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音無文書日報曰吳

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陰其驪心王曰何以教之高

曰今者主上興於茲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

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書日以益甚軍誥有之砥糠及

米音索隱曰案言砥糠盡則至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音時見察

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音十餘年嘗患見疑

無以自白今魯君魯君是循懼不身釋竊聞大主以爵事有適音

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繼同

利相成今吳王自以為與大主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

害於天下億亦可乎主懼然駭曰音索隱曰劉氏謂音九其反又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咎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

夫錯錯然感太子使奪諸侯諸侯皆怒諸侯皆有倍
畔之意小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
之所以惡也音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
太王後音初律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太王
誠幸而許之音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
距漢兵治次會須太王太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分兩主分
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踴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
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音帝至樂也
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事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
足為漢郡什音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音文穎曰王王弗

劉辰翁曰而
白以下數語
是諸王策其
間有不從者
故先言後日
所處以說之
耳漢書去之
謬甚

按漢書作
封約城守
是後乃自
叛

劉辰翁曰來
得悲壯古語
如此自嫌

王維積曰及
兵正月勝
月敗乃為北
全計謬勝
余有丁曰按
發端云云

聽逐發使約齊魯淄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
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創
振恐多怨龜錯及劉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在膠西
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
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齊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
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淄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
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
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一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坐于年十四亦
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
人南使閻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皇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
兵於廣陵徐廣曰荆土劉賈都西涉淮因奔楚兵發使遺諸侯
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淄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

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
者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
除驕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廢十一
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

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劫擊訊治以修辱之為故
綱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
義曰按專以修辱諸侯為事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冗誅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墜下多病
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敕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
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其王君皆不

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二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
諸王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

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西至蜀漢中
長沙地相換直音者因長沙王以定長沙以北也
正義曰委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

者其民因王子空而鎮定長沙以此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
矣生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向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

唐順之曰七
國攻漢形勢
如此

如淳曰越東越也又生東

茅坤曰予按 越楚淮南 二王與吳王共西向 吳王檢所云 擊之 三王謂淮南衡山盧江也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 不知蘇秦六 國遠甚何者 其所指七國 共為圍擊 之勢待而 相與耳而互 為犄角處 殊不得指相 使之實此其 所以一出兵 而即敗也 按師古云 言心有所 懷志不在 沐浴也按 此又寫出 楚淮南恨 意 按師古云 言以卒萬 人或邑萬 戶來降附

入臨晉關正義曰今 浦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土趙王固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軍中搏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 謂專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 今名龍

山關在涼州 平涼縣界 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二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入骨髓欲 有所出之矣寡

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

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

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二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

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二千斤封五千戶裨將

二千斤封一千戶二千斤封五百斤封五百戶

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八戶

五千如得列將八戶二千如得裨將八戶千如得一五石其小

吏皆以差次受爵金死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 倍漢之常法具有故爵

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常賜

者生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及書聞太子太子乃遣

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二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嫫擊

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也梁陽監承趙吳楚反書聞

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許召入見上方與

昆錯調兵卒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

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

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自全

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

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上為義不反矣吳所誘

王有白獨錯 在後屏錯非

王有白獨錯 在後屏錯非

者其封賞 則與大將 同下皆類 此

劉辰翁曰此 篇語意傾入 亦非後來所 有後人修史 此必不錄但 曰反書聞止 矣

董份曰欲殺 錯乃故大言 以安帝

圖層層曰錯 厚以則削國 自取禍然讀 袁盎策之音 一語則益之 死錯亦可恨

王有白獨錯 在後屏錯非

言錯而何使
錯節折之不
患無說

余有丁曰按
漢書作以故
反各為西共
誅龜頭更順

王濬預曰益
與錯故不合
錯為國計本
忠益乃精口
誅錯以振私
忿其卒為眾
刺殺之有天
道哉

陳傳良曰吳
王濬之謀反
也其志蓋萌
於太子傅局
之死而停蓄
言忍於文帝
凡殺之賜西
海之心未嘗

不欲逞也最
錯以削地之
策適犯其怨
而泄其不遏
之謀迺卒以
諛見誅錯誠
可悲也夫
余有丁曰漢

殺錯則七國
以求罷兵甲
亦甚矣益欲
以公孫不顧
國休後說不
善當誅復幸
免者帝失刑
也
唐順之曰劇
孟都都尉桓
將軍田祿伯
周丘皆奇士
茅坤曰都都
尉不知何許
人其破吳之
策所欲委誤

皆無賴子弟區命鑄錢多入故相率以反龜錯曰蓋策之善

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益曰臣所言

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益益對曰吳

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過諸侯

索隱曰適音首創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而

罷方今計獨斬龜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

天下益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益為太常正義曰

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十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

廣為宗正也益妻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

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使

告吳如益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論

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

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單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

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梁軍遂歸報條侯將梁六

乘傳正義曰上音會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及吾乘

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洽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

劇孟今無動吾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

故客都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

正不能又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

必盡致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

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

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輕兵絕吳饒道吳土

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能

以復吳之銳
而以輕兵抄
吳之節道可
謂射鵰矣

而條矣不以
卿于天子不
復見其為世
用何哉

王維禎曰田
永伯雖逆謀
然計却為上
策

唐順之曰亞
夫能用計計
之策則成吳
不用田祿伯
桓將軍之策
則敗存以安
危在所謀信
哉

按師古云
多化利害
謂事不測
非重言也

文也蘇說
非是

劉辰翁曰少
將各言天下
之木計也一
傳三奇田祿
伯奇周丘奇
然首不能及
此

揚慎曰推鋒
謂一往不後
領也孰知利
鈍正在此哉

董份曰言重
形未渡淮見
吳王失二將
軍計

李申曰吳王
海特跌漢軍
爭天下非以
天下之豪傑
不可以有功
所部諸將士

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取淮南長沙入

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及為名此兵

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化利害未可知

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略漢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

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

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生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

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

雷下城邑漢軍車騎全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

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

軍計吳王專奔將其兵未度淮諸將愛各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

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以命也酤酒無行吳王薄薄之

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

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

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令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今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自至至屠下邳不過食

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

夜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

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正帝一年別為國屬交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

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沮發皆歿一月中吳

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太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大報之以

福為非者大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

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印等令

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以命吳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稱孤不

錢滄亂天下錢也

稱孤不

僅有田租二
子而不能
即如周之
與一節得
一夜兵三
萬而晚身
地以至於
掘者所謂
牙士也彼
不能則其
所與謀者
知之矣聚
數千萬而
及與漢為
矢一石之
異哉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瀆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
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
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
逆無道燒宗廟國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
之服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
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二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
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
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南。乘勝前銳其深者王恐
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
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告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
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外事相弟張羽爲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

按特下死
事相三字
不設其節
也

按師古云
縱謂以矛
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
次七國之區
處甚明如掌

王而正義曰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
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然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
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
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越卽東越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
亡卒漢使入以利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卽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鉞。索隱曰縱音七
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
丹徒縣東練步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家在縣北
其處名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
爲相唐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
軍亡也軍遂潛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

王而正義曰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

王維禎曰數言可以折逆王信知名爲誅錯者詐也

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祖跣席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頭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資姓韓王書曰秦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秦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太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

王敷曰此贊

摠叙柳斷與

別傳不同

劉辰公曰贊

有快益意

邵寶曰王制

言名山大澤

不以封者

可爲井田以

業其民也

史公微與之

道亂謂先王

止澤不以封

者以是故豈

其然哉昔齊

之封實自東

海魯之封實

環大山山澤

之名且大者

孰加于是而

齊魯豈爲望

國抑何異也

圖王曰如印等然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然膠東菑川濟南王皆外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

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

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

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

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枝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卒以其本親越

謀宗竟以夷隄鼂錯爲國遠慮禍及近身表矣權說初寵後辱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

謂吳邪毋爲權且受其死豈益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成提局驕於行携貳連結七國變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隨趙恒曰贊
言吳之稔惡
已久一以富
強太盛一以
太子爭枝一
以親越非謂
誅錯發難也
錯以為國忌
身益雖權說
不遂如使法
古封建地不
過百里云云
自無此禍而
袁錯何至以
禍首受其咎
哉此論重於
吳事非重於
錯論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

郡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

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

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

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

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懼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

楚及上察宗室諸竇

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後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母如竇嬰賢乃

王春曰此傳

分合傳

其淮夫皆聚

其家以樹黨

武安亦折節

天下士二人

徒以竇丞相

傾而卒無賴

于竇家豈所

實者之非賢

秋太史公三

傳聯合微旨

見矣

臣也

張之象白寶

嬰能言諸名

將賢士在家

者進之有公

叔文子遺意

焉且所賜益

輒與軍吏又

能廣者上之

惠其賢可知

也孝景察其

賢而用之不

以太后故終

于沮抑卒以

有功亦可謂

能知入矣

按此突然

捕入條侯

借客形主

之法

王維禎曰去

就君此誠為

多易

王維禎曰魏

其薄爵祿尚

節義故帝云

沾沾自喜耳

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

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寶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

乃言袁盎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

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今裁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榮

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七國兵已盡破封

嬰為魏其侯諸游士宿交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

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

不能得魏其謝病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當畧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

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

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

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

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是日明揚主上上過有如兩

宮整將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魏其侯然之乃遂

也○正義曰兩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見魏其侯然之乃遂

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魏其者沾沾自喜耳

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

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小

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皇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生長陵

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

者為諸卿如今人未嘗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

節索隱曰按蚡益賢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方口學嚴孟諸書應

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中所為法戒諸

哉時去勢遷
可以鑒矣

茅坤曰往來
侍酒魏其一

何專伏魏其
所以輕武安

而相起景領
袖

增黃日實
客二字一篇

在子後二用
客字應之及

推謙趙縉等
與天下吏士

侯起家二千
石之類皆客

也

按魏其武
安一人之

業建此
按師古云

傾謂趙越
而勝之也

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盼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

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

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開

周陽故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賢之

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賢矣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

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

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

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

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

推轂謂目卑下之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

如為之推轂也索隱曰謂除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

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賢索隱曰適宗室母節節行者除其屬籍

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驥日至賈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

賤道家言是以賈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

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帝昭曰欲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

等而免丞相太尉以相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

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

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太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

下

下

下

下

下

客一盛一

按注有刻

稱也字則

本又侵字

下當有刻

字

按以下專

其相係處

之驕與魏

其相係處

按除有除

去舊官就

新官也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武安

者貌侵常昭曰侵音微知小也又生賢甚索隱曰小類云生賢

說疎也按生謂助自生尊賢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

長年紛紛以肺脈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上初即位富於春秋紛紛以肺腑為

京師相正義曰類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肺之相附者也

謬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入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

手大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士通

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大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

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肺非痛折節以禮誡之天

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

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

請考土地益宅漢書自官表曰少府有上怒曰君何不遂取賦

庫是後乃退官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其兄蓋侯

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燒武安由此滋驕

治宅甲諸第條廣曰為諸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榭如淳曰榭之名通帛曰榭曲榭榭

也索隱曰說文云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

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引而怠

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與舍人得幸因

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子貫楚及時穎陰侯灌何為

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

俱漢書音義曰官主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

戰常陷堅遂以兵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外事得與受歸灌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魏其武安列傳 四

其失竇太后
益疏不用反
應即武安侯
雖不在其以
王太后為親
幸諸客稍稍
自引而怠
反應前天下
吏士諸侯愈
益附武安極
其相係處
針錄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魏其武安列傳 四

蓋公曰為得
夫身冠軍志

沈願取吳
將軍頭以

兼父仇也
漢將軍孝

勇生木
節且處故

下文如將
軍壯義之

以此名聞
天下諸公

其勇稱之
皆本于此

王維復曰淮
陽到極至不

按自長樂
衛尉至

龍下軍教
夫性氣重

在剛直使
博謂擊之

夫不肯隨東歸奮曰張晏曰自奮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

仇於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一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

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

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

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

以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

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

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王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

陽天下交勳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大僕二

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甬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甬

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與戚諸有

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資賤尤益敬

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

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

穎川穎川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

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

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

勢上而以交通子而康曰根根格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一人相

游如父子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

四句結之小灌入根音痕格音相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

蓋自將灌夫而魏其持彈案漢書本作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品兩人

相為引重張晏曰相為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

矣此太史

公詳之以
然上二傳

云披北叙
賓客之衰

張之象曰兩
人俱失勢

厄中意氣慷慨
低故易相結

耳
第坤曰卷寫

兩人相結而
相效處悲情

嗚咽

捷師曰云

引重相牽
引而致手

會重也

凌約言曰叙

營理與田蚡
傾階構邪登

歷如自觀指
數難無遺

王維預曰先
叙魏吳淮夫

相倚相離後
相收俱有照

應

第坤曰兩人

成氣處極力
播焉

圖考惟脩曰
全得見字

董份曰宜在
言丞相必往

魏其第也故
此下一社字

正應前宜注
字註皆謬

董份曰此卒
飲極難所謂

嗜笑之怒甚
裂背者也嬰

與夫尚不唐
張之象曰武

安嘗謂漢家
考之地益宅

沉翹其城南

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

日灌夫索隱曰案服謂暮功之服也故應灌夫曰

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張具

將軍曰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

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卓帳具至且平明令門下候伺

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懼曰

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廣

服為解豈不宜往也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

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

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

其魏其夫妻治具自且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案謝曰吾

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

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丞相不起夫

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飲至夜極驩

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怒曰籍福棄將

軍雖貴豈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忘兩人有

怨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然易怒且待之已而武安聞

魏其灌夫實怒不由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盼淫之盼事魏

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

出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丞相灌

夫家在穎川橫其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

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

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盼嬰燕王劉有太子詔召列

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

過丞相丞相令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

過丞相丞相令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

過丞相丞相令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

田子權巨無
忘懼如此

王維積曰武
安怨二人本

在奪田不得
乃遂棄他事

未以中之
屬之曰案漢書

徐廣曰屬一
作畢○索隱

時武安不肯
行酒次至臨汝

侯侯曰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

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坐皆避席伏也魏其侯為壽獨故

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扣席灌夫不悅起行

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噤笑曰將軍賢人也

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侯侯曰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言陰事嬰亦東朝廷何以不遂指言之親異日帝

謂淮南等而

以不為根則嬰天占二光也畫地知分野

之不吉是朱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計也才然豈帝吉凶之期索隱曰僻普係反

其為救夫地倪五係反琴蒼云脚晚邪視也

故不欲盡言日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

那歸有光日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准南事何耶豈

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君子所以往往

國于小人也按張晏三註俱支離

環說亦無謂正義曰鋪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上爵都尉汲黯見魏其

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

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

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徐廣曰辟音芳細友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

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

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

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

相亦言灌夫通姦竊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頓川凌轢宗室侵

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索隱曰案包愷披音足彼反

丙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對上怒丙史曰公

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句趣效轍下駒

張晏曰儂頭於車轍

下隨舟而已瓚曰小馬在轆下正義曰應劭

云駒馬加著轅有趣繼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矣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入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

不食曰今我狂也而人皆藉吾弟

索隱曰案晉灼云藉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得長存也正義曰頽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

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机机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

後是屬益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上謝曰俱宗室外家

正義曰從舅勳太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

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重門召韓御史大夫載

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謂其治一老秃翁指資嬰也韓御史良又謂丞相曰君何不

具見按此朝論按轍下駒

所謂持兩端者

謂進退皆不定也

其初曰石建

分列兩人事

故載之

索隱曰石建

所分別不載

其詳太略左

武安者

圖李廷機曰

戴貴臣驕恣

態與朝臣承

風狀俱妙絕

形容

董份曰此公

孫丞相所以

中汲黯者也

圖汪道見曰

按蚡之於嬰

也始以籍籍

之討讓而據

之今以安國

之計讓而後

之

之

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和○索隱曰案夫魏其毀君

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

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

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舖音市周及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類川事故魏其不對

欺謾劾擊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

及罪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擊灌

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

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太行無遺詔如淳曰太

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太行遺詔乃魏其家臣

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太行也按尚書之中

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水以漢書

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

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

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二月物變寶嬰死在

刑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後

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

即患病索隱曰亦音肥又不食欲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

其復食治病議定不久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

之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一月也駟案張晏日月晦者

遇赦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春武安疾病正義曰其春即四

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二月乙卯田蚡薨則三

人外同在下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

二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月

為正月十一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

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專以服謝罪漢書

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首義

謝服罪也使坐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成

其權夫之客何復云五年十一月邪疑十一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珍事武

視此不深魏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元光三年而

九年大臣表珍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元朔二年武安侯

葬坤曰自古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珍薨在嬰後後分明入官不敬徐廣

推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坐衣襟瑜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淮南王安謀及魯見治王前

錢福曰武安反偷背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及魯見治王前

侍執節殺二人卒為朝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厲鬼史書報應甚速事未必真特以此為天下後世

檀雅者之戒以魏其灌夫事為狂於武安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當時人不厭魏其灌夫之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

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

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異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敗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

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寶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

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酒醉倪兩官事竟不直寃哉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橫占田宅

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上私納

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

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

雖成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

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乎右此

楊循言曰田蚡灌夫不必論寶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處與之際如此可歎也

論言貞而情慘可為寶錄

因一時入罪軍災災而各顯魏其以不知時變灌夫以無學不遜其罪非可以殺身滅族論也蚡何人哉魯曾

以杯酒陷人於大禍命固不延而得免於族滅之數者幸耳禍所從來言禍由大戶也再言嗚呼哀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終

魏其武安列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屬

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二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索隱曰

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索隱曰將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

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毋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木

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索隱曰景帝姊。○索隱曰

如淳云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

義曰此直叙。王維慎曰。受帝子雜家說。于騶田生。所則學問識。見蓋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史皆得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按言案。責蓋公使帝妹也。

首籍記王
過也

弗省也索隱曰少省音仙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

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

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

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

太故出稱躍入言警重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鄱縣徐廣曰

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公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

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

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遷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

王維復曰安
國此等語終
節辭然其全
兄弟子母之
恩則可尚也

按為言之
帝是太后
令長公主
并已意言
之于帝不
欲自言也

楊慎曰田甲
之甲猶某甲

一其名不定
言耳

隨處解治曰
安國之待田

甲與淮陰之
待少年子弟

同
王維復曰安

國卒善遇獄
吏可謂粗大
君子

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

禮反蒙縣名。安國曰必及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

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一千石田

甲以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三申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

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卒善遇之梁內史之

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

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

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書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

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

見王而泣曰王辱臣死索隱曰此木土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

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木土自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賓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
交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倪思曰此理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

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又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孝今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
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子櫟陽臨江
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大太子亦乘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
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太
王列在諸侯位邪臣浮說案傳曰後漢書作犯上禁樞明法太
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太子自改而太
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太子尚誰繫乎語未卒孝
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案事
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
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嘗川

康海曰以安國猶行期幸進他尚何責
劉辰翁曰管子書曰匈奴為騎寇謂其有戎馬之足也

按據此未力衰句則上極矢未力當為句
王維預曰不許和親則戰約盡矣
邊鄙細夫其詞不足用王并為首難自

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太子亦素聞其賢即
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太行王
恢將未至越越殺其上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
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
約不如勿許興之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
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
案傳曰案晉灼云漢數千甲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疆弩之極矢不能
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九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
也擊之不使不如和親看書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
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驁翁壹
張晏曰豪猶帥也案隱曰聶姓也公翁壹名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信于單于
然則匈奴屢
誓約誰欺之
哉

劉辰翁曰安
有二十餘萬
作伏兵者謀
亦拙矣

吳寬曰安國
所論殆天下
所以存亡者
而持之不堅
復從漢議豈
安國揣知上
意所向故自
屈其議以信
欺耶

因太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

使聶翁壹為間人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更以城

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

斬灰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歿

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

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恢為將屯將軍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

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行掠鹵羊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

州尉史欲利謂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

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

也命尉史為木土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

即罷王恢等兵二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

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

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人馬邑城兵與單于接

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

敵裨取辱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上三萬人

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撻當斬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盼

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

不

不

不

王維黃曰王
恢不墜鎗重

湯傳見弘
善之意云

傳即於張
載之安國

史公不載
之蚡傳而

蚡之能略
章章也太

按兩受金
兩言太后

按延尉當
者延尉

擬改當如
是也

按兩受金
兩言太后

按延尉當
者延尉

擬改當如
是也

按兩受金
兩言太后

按延尉當
者延尉

擬改當如
是也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是量敵保軍
可以情符然
自開邊境則
當死也
董公曰知當
世取舍者智
也智者宜或
失于薄而安
國又忠厚
貪饕于財宜
其所舉皆汗
墨而安國又
廉士太史
所以稱之也
讀其又自見
索隱註
未無曰若邪
他是人姓名
為天下名士
何不著見于
史漢書作至
他其也
王慎中曰方

置相時寒甚
及既置相病
愈天子欲相
一人而不可
得世非為哉
凌約言曰中
國貴于吏秩
者以信善所
從出也王恢
尚為馬邑之
欺安國奚怪
哉
王毅曰又辛
又壯書注大
高
黃震曰韓安
國長厚好辭
武帝好大喜
功政帝雖器
之而系困焉
楊慎曰觀入

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軍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各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重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重蹇也。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其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其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片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亡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韓長孺傳

史公贊安國
言深多長者
則察隱無忠
厚之言不合
矣古書有
本分明而反
因誣者此
類是也
按此論本
惜長孺之
不得相却
以長孺之
所舉而亦
不得相者
以為惜有
味哉其言
之也

徐廣曰一云
廉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
壺遂官至詹事太子方
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
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外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諫雪泣悟主臣節可亮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餘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為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歎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終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

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受射索隱曰秦小顏云世

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也索隱曰案如淳云非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

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

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

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

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邑下以梁土授廣將軍

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

楊慎曰此傳
綜叙其實
以著其才略
意氣之所以
然又考及軍
吏士卒之得
志以致其時
世不平之意
讀之使人感
慨
唐順之曰當
看此傳穿挿
是首尾文字
弗坤曰李將
軍于漢為最
名將而卒無
功故太史公
極力恭寫林
滴悲咽可涕

漢書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又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取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令勉張武周亞天等以備胡中稱其選用材勇而獨不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孫昆邪為國惜才過于文帝

夢約言曰廣為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離者然後見

前日合戰為有血脈非日

日合戰何從知射離者哉

此上又有以力戰為名其意與日合戰同

華份曰從白騎往馳三人不見廣勇所

以載有騎者與下匈奴數十騎相應手

楊慎曰精神正在重前

字

程一枝曰李廣所長在射

故傳內叙射獨詳若射獨

故射雖若射白馬將若射

進騎若射獨

戰典屬國公孫音菲昆音蒐○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

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

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

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

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賢者○索隱曰案重芒輿服志云黃門承王宮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人使人使者

崔浩云在中而容幸勤習兵擊匈奴中容人將騎數十縱徐廣非德望故云中容也縱馳見匈奴二人與戰二人還射正義曰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容人殺其

騎且盡中容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離者也文穎曰離鳥也故使舍射者射也○索隱

曰案服虔云離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常昭云離一名鴉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以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

射彼二人者殺其一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離者也已縛之上

馬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交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交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

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一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交今皆解鞍以

示不交用取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止

日其將來白馬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

而將監護也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

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

平日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

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

軍屯及山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營

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

若射石若射
虎若射欲若
射猛獸若射
神龍皆著廣
善射之實未
及孫陵教射
正應省首世
世受射句
○徐中行曰
趙雲遇曹賊
而射李廣
值匈奴而反
前皆不足而
虛示之有餘
者也卒以疑
敵人之心一
因以破虜一
因以全師蓋
驍略過人哉
按程不識
因見此傳
何子孟春日易
曰師出以律
不敵凶言治

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

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刁斗畫炊飯食夜擊

刁斗小鏡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錯以銅作之無緣受

刁斗故云刁斗鑊即鈴也埋蒼云鑊温器有柄斗似鏡無緣音

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

遂作莫耳小爾雅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

也程不識止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

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效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

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

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

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

馬邑旁人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

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軍千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

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

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

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

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孫灌嬰之屏野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

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呵止廣廣騎曰故李

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於

裂而不用法
無不凶也李
廣之將使人
人自便以廣
之材如此然
不可為法其
繼者難也况
與之並時而
為將乎小人
之情樂于安
諫而昧于近
禍彼既以程
不識為煩擾
而樂于從廣
且將擊其上
而不服故簡
易之害非徒
廣軍無以益
虜之害乎而
已也然則做
程不識雖無
功猶不敗做
李廣解不覆
以哉

索隱曰音
想回反
刁斗畫炊飯食夜擊
索隱曰刁斗音貂案荀悅云
鑊温器有柄斗似鏡無緣音
將軍謂之莫府者
許慎淮南
也候視也望
程不識止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
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效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
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
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
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
馬邑旁人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
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軍千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
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徐
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
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
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孫
孫灌嬰之
屏野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
尉醉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呵止廣廣騎曰故李
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蘇林曰於
韓安國

董份曰載不識言出見重法之正又載匈奴畏十卒樂以明廣之能載事必如此然後義格而筆端鼓舞

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全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如後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歎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上卒不盡食廣不肯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

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

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不居頃之石

董份曰歷歷

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右將軍從

廣事職悉

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

若不谷口太

得首若干月矣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

史公亦重惜

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

其才也

賢上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

前騎射殺

士乃安廣為圍陳外鄉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而極繳中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人黃射其裨將

之奔射胡

都賦曰黃間機張善登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宋之

白馬將與

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殺數人胡廣益解會日暮更士皆無

騰上胡兒

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大戰

其射猛獸

應龍格猛

獸句而怒
獄中之聞

有虎管自
射者又自

為虎傷故
日亦為所

傷云

黃震曰凡看
衛霍傳須合

李廣者衛霍
深入二千里

看其傳不直
一歲卒廣每

戰輒北困強
終身今看其

傳英風如在
史氏抑揚予

奪之妙豈常
手可望哉

按功自如
漢書作功

自當節古
云功過自

相當也
按此據前

莫寫李廣
數奇處

劉辰翁曰六
史公極意言

半將軍不幸
以引弟恭首

公能幸王死
疾三公正是

恨處又取望
氣者格廣胸

懷口語如概
而彰縷縷可

植處止在而
字然字且且

固命也能使
皆族

尤縉曰廣
雖以殺降

為恨然歷
百戰不能

得一當以
封侯亦足

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

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以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

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

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及小顏云率謂軍功封

賞之科著在法索隱曰案以中音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入在下中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

嘗與望氣士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

部校尉以下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

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人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

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

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曰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者也後一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

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書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

以精兵奔之而令廣奔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十受趙東食其為右將軍

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廣自

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

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

也臣願居前先受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

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張廣云毋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

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悲矣王奔
州詩云車
公一言并
粗李廣百
戰不侯自
是人間常
事莫將造
物追求意
是或然者
然亦可惜

變約言曰廣
之材盡出
時之上廣
功蓋出一時
之下或者謂
其有恨而廣
亦自恨其殺
降然則豈直
不對廣之赤
族亦宜矣

國田汝成曰
余言廣之不
後非數奇也
學文知之深

新霸陵尉豈
大將軍之度
故故蘇子瞻
云今年定起
故將軍未肯
先誅霸陵尉
是也不然以
亞夫之賢帝
括景帝曰真
獨不知廣林
耶

變約言曰按
王十朋云李
廣才名一代
奇孝文亦自
未深知謬食
長寬無煩故
初惜將軍不
遲時漢文如
謂李廣生不
逢時又謂李
廣老數奇不

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

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中常歎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太子與韓嫣戲

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效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以軍時敢

從驃騎將軍廣效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

治蔡亦自殺

賢王方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

廣為郎中令項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赦與復當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

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

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愜

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果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

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書欲上書報太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

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

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

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

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

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中常歎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太子與韓嫣戲

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效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以軍時敢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索隱曰小須云乃擊

可謂不深知矣而卒不大用何取于知豈廣懷私恨新羅陵尉同有以致之故按三十大將軍使長史向見大將軍有故責李廣意按將軍職在征每無常處所在為治故云莫府

氏古尚木顏云雍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地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

服賦為世所哀者驗今世

至期遂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電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

或其數載奇未定上廣不

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虞急擊招

對後蓋出於此哉余又聞

降陵陵曰無回自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人散得歸漢

五代尉屠載有文名王外

者四百餘人連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又壯乃以其女妻

持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

陵而舉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

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

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及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

餘果卒噫廣固無如數奇

能道辭及歿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

始廣欲居朝

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言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

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此言雖小可以論

之既受上指

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信物故也

處尚草草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事寫出如畫

凌約言曰按其畜一辰言畜產其俗一辰言俗尚連用五其字起而中以其天性也一句斷之句法長短奇法參差是太史公着精神處

蒙記刻其母腹而生列駒餘

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駉馬青色音海塗

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騊駼

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駉也。騊駼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

云青騊駼騊駼又如騊駼也。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

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抹莫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

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

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實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

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

常昭曰鉞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利則進不利則退。錘埤蒼云鉞小矛鐵於古今字詁云矜矛釁也

退不羞遁矣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上以下咸食畜肉衣其

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賔壯健賤老弱又死妻

其後母兄弟姪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

于姓學觀氏。索隱曰學音木緣反與音直。帝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緜官。徐廣曰后

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二百有餘歲

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

而邑焉為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咄夷氏

索隱曰帝昭云春秋以為太戎按咄音大小類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

白生犬犬有二壯是為太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

山海經云有人向獸身名太夷賈逵云太夷戎之別種也後

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索隱曰維音維也邑復居于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

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日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時

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

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太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

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

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鄆州南陽縣北二十里周宣王舅所封

申侯怒而與太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常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

王世貞曰劉奴之先一獨獲在等處中覆之以種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如變人形出現事已即入等處復為獨獲因國人竊視遂失所在復有航日啗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等處有事則出後隱人等處如故後因甘妻竊其皮莫知所加彼一主曰畫

襄陽河堆養
羊二十日食
十九番其一
次日復滿二
十日皆極飽
異身葉蓬志
而不史不載
爾有九日獲
書增整王意
王事似不可

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

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酈鄆

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我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

受周故地酈鄆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

列為諸侯也索隱曰酈處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

伐齊索隱曰秦築長城徙土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

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

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初

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

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

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我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

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

舉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

大原毛詩傳曰言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西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獫狁

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我翟誅于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

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固洛之間

徐廣曰固在河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二蒼固作

固地理志云固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常昭云固當為

固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固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二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

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

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氏傳云晉師

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

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缺獲白翟于杜氏以為

劉辰翁詩
人有薄伐之
待儒者遂以
不極之寒如
為美不知秦
襄公救周而
不能不東徙
極其厚幸亦
不過岐山之
下是古公故
卿又惡得為
堯分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

隴以西有縣諸正義曰括地志云隴諸城秦州秦嶺緄戎正義曰上

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云翟獠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獠音九

夷也音昭云春秋以為天戎○索隱曰地理志云天

水有縣諸道狄道應劭以獠戎音相○正義曰括地志云獠

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獠戎也漢獠道屬

天水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

郡秦為北大荔徐廣曰後更名離晉在焉翊○索隱曰常昭云義

地郡也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本地郡秦本紀厲

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

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

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里周之鳥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

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計反鳥氏徐廣曰在安定

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

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鳥氏縣也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

索隱曰案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呼○正義曰而晉

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樓煩之戎索隱曰

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

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

云故樓煩漢書音義曰鳥九或云鮮卑○索

故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鳥九或云鮮卑○索

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

餘類保鳥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稱以之名鳥號為

姓父子男女悉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

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我翟戎

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隱

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其後既與韓魏共

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

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一十五城惠王或謂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一子昭王宣太后誅而殺義

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其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

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頰毀焉公矣

界是已

按今朝州
印林胡今
雁門節樓
煩今柔順
山後之戎
印鮮卑東
胡地

鮮卑曰類全
之河南夾

茅坤曰戎而
築城郭以自
守聲則虎豹
而檻矣鮮得
志者

楊慎曰觀此
則長城不難
于秦皇矣
按陰山及
高關并在
燕北晉東
今宜大之
界是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趙李維禎曰

趙城陰山為

關燕城走陽

其故城蓋塹

而長延表且

萬里一時之

害世之利

書地信守當

無歸之然降

國所至目無

堅堵長為遠

漢武騎其雄

心驟騎武師

歲不停遺滿

後秦滅六國

而始皇帝使

以旋封狼居

各置姑衍直

障輸海侵伐

之威遠震殊

域然單于所

殺凡八九萬

而漢士馬物

九原郡漢武

帝更名五原

雲陽雍縣秦

之林光官即

漢之其泉

宮在焉又云

秦故道在慶

州華池縣西

四十五里子

午山上自

九原至雲陽

因邊山險澗

谿谷可繕者

治之起臨洮

至遼東萬

餘里

索隱曰常昭

云臨洮隴西

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秦

隴西

表萬餘里

又度河據陽

山北假中

北假北方田

官主以田假

與

東入遼水

屬勝州銀城

縣漢書王莽

傳

當是之時東

胡疆而月氏

盛

正義

曰

音支括地志

云涼甘肅

延沙等州地

本月氏國

匈奴單于曰

頭曼

漢書音義曰

單于者

于而匈奴謂

天為揀黎謂

子為孤塗單

于者廣大之

貌也言其

家天故曰揀

黎孤塗單于

又玄晏春秋

云士安讀漢

書不詳此

言有胡奴在

側言之曰此

胡所謂天子

與古書所說

符會也高

昭曰曼音曠

○索

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餘年

而蒙恬死諸

侯畔

秦中國擾亂

諸秦所徙適

成邊者皆復

去於是匈奴

得實復稍

度河南與中

國界於故塞

單于有太子

名冒頓

索隱曰冒音

墨又如字

後

北假中則所

度河據陽山

北假中則所

度河南與中

史記卷一百一

五

處又在河北也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倪思曰蒙恬
外匈奴得實
文活動有積

按度河南與前收河南相應又與後奪河南相應

王維復曰雖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茅坤曰亦冒頭治兵之略

有所愛閼氏

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

其花泥染緋黃按取其上英飾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頰色吾
少時再三過見烟脂公曰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各妻
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
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

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

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

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常昭曰習勒

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

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

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

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

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

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

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

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

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

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

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

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

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

其邊為甌脫常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

同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

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

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

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

劉辰翁曰精

神在兩千里

按兵法云
守如處女
距若脫壳
冒頓雖夾
狄似亦知
兵法者

變約言曰單
于以時鏑射
漢書後且之
兵法也以寶

馬女子誘東
胡老子之學

術也誘東胡者行師之詭道也言也射頭受者犬羊之習俗不可言也

王毅曰此段結上起下二篇之關鍵也

唐順之曰至此總約數語是回顧收戰木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將歷叙匈奴強盛必先曰三百有餘歲百有餘歲者凡八

書始若匈奴侵次暴

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昆頓上馬今國

中有後者斬遂東龍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昆頓以

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奔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

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

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

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

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

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

賢王左右各蠡王服虔曰公音鹿蠡音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

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

奴謂賢曰屠者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

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一上四長一號曰萬騎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正義曰須卜氏

呼衍者也蘭呼衍氏須卜氏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王制論○正義曰後漢書

此三姓其賢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

為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云古字例以直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

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

以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

按此下次匈奴官制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

什伍之詳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

井祠會法今阿關之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

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

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

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

唐順之曰至此總約數語是回顧收戰木手筆也

而左右賢王左右各蠶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

家什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禪小王相封徐廣曰都

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

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人會蹄林漢

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蹄音帶○索隱曰莫氏云

蹄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趨蹄林則服虔說

是也又常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澹澹此字

與常昭音頗同然林澹聲相近或以林為澹也○正義曰師古

云蹄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課校人畜

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

正義曰計其法按刃尺者外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漢

許又反計其法按刃尺者外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漢

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軌音鳥入反鄧展云軌歷也如淳

云輻杖也三蒼云輻輳也說文云輻輳也○正義曰顏師古云

輻者謂輻輳其骨節大者外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

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

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右為尊也日上成已其送必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

樹喪服張華曰匈奴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

數十百人類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肉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會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

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外者

家財後北服渾庖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

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菑昆薪黎之國正義曰已上五於是匈奴賢人

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

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

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夏大寒雨雪

按以下先叙冒頓軍伍中虜行科條為後因高祖白登根本

匈奴列傳

顧瑋曰匈奴
匿精兵見老
弱既已誘漢
而漢之兵
又未至是以
中外不相救
餉高帝老于
用兵矣朱着
若此太史公
叙事次第處
按叙東西
南北馬各
一色直與
篇首奇畜
相應

按漢與匈
奴和親一

卒之墮指者十二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二十萬北逐
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
中外不得相救餉匱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索隱曰駝
音武江反案青駝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駝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
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也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問厚
遺關氏關氏乃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
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
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乃解
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從解角直
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能使劉敬結

增李維傳
和親之說始
於晉悼公時
魏絳倡之漢
高祖造懸忍
從其月俗則
起居凱說之
悉矣
和親一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東即
今河套是
也

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
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按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
冒頓常往來侵掠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
公主為單于關氏歲奉匈奴絮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
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
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
頓乃為書遺高后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言高后欲擊之
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城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
止索隱曰案漢書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
之事其二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七

董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變夷亦有人哉

王維積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投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羅洪先曰觀匈奴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此州悉下惟容漢耳

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

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補書

意合歡漢邊更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

日音支○索隱等計與漢更相距絕三王之約雖允弟之親皇

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

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

之福更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

云樓蘭○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鳥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

各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

瓜州西北鳥孫戰國時居瓜州索隱曰案謂皆諸國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長兵休士

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淺奉

書雲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雲漢書作序請獻雲袍一匹駱馬二匹駕一駟正義

日類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疋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

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

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音息非可居也和

親其便漢許之孝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

盧侯難氏等計絕三王之約雖允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

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

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

和親五按此重叙匈奴遺漢書略其強詞唯述其婉語得休

直德秀曰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匈奴所言誠邪固不道其善惡使所言偽耶亦不置其誅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詐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其處世世平樂朕甚慕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其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袷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也比音鼻小顏云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黃金飾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籠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胷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胷者有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華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胷犀與師比相近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綵綠繒各四十四正義曰繡音帝索隱曰繡音帝索隱曰案說文云繡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看遺單于後項之冒頓必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育雞形音育

和親六

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

蔡汝楠曰必我行也為漢

皇帝復遺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

王廷陳曰中

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

謀則善矣而

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其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

當時既明言

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

為漢患不淺

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一則匈奴

何漢卒遺之

盡歸於漢矣常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

耶

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八年高皇帝

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漣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漣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漣臣堯人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

朝聽政大臣

許又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太單于無

將與為和親

恙所遺物及言語至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一寸牘及

惡者中行
說欲去之故
使往馬樂布
練日陛下所
以使中行說
者不過以匈
奴驕恣必不
能善待漢使
或留之則非
我亦情從而
弄之耳臣獨
以爲不便夫
便所以進主
命釋亦講好
夫疑解紛甲
不可以屈國
體高不可以
激敵志察察
應執以制事
權國之榮辱
已之休戚非
素所愛信而
知其忠且亮
者不可遣也

印封皆令廣太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
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
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
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
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父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
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辨帳父死妻其後母兄
弟必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
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
人習騎射實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
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必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
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賜此亦音羊

今中行說刑
臣也名不齒
於國土又陛
下之所素忌
夫素忌于君
則不重其身
不齒於國土
則不重其身
臣懼其世國
情而開敵寡
也弗聽樂布
退謂辟陽侯
曰子不力諫
北邊自此弗
寧矣卒如其
言特匈奴傳
謂文帝遺之
附公主因以
降漢與此不
同未知孰是
按匈奴之
俗丁段即
中行說教
匈奴本謀

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
望而室屋之極生方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
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士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利
口也佔音昌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登冠固何當展云佔聳耳語服虔曰口舌爲謀如淳
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者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自
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者冠何所當益也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
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
善則已不備苦惡常昭曰苦惡也音若騰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逐而稼穡
耳徐廣曰稼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俟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
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于封爲鉗侯卬
反索隱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傳

也

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索使奇兵入燒回中

胡松曰中國

彭城在魏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

聲名文物者

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基本紀三十七年

何如而曰伴

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

不取與易廷

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

等語何竟忘

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

本若是

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

蒸設補戶親

天園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

屬益疏則相

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

殺其猶愈干

鳴鐘平情漢

使不能折此

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

聞也

往擊胡徐廣曰內史變

按師古云

單于雷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

中猶滿也

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其多雲中遠

皇中者滿

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

其數也

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一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

圖陳謬與日

問匈奴太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驟敗敢為大

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于余反郎中韓遂遺朕馬一匹

言不古橋令

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

入恨恨彼當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

時之欲狀而

俱無暴逆今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

管其者奈

命離兩主之驪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一國已和親兩主驪說

何其不黜武

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

不窮其具見

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帝王氣象

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人

和親也

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

尤緒曰余

詔吏遺單于林藥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

每讀匈奴

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

傳至皇帝

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

恙輒黜黜

不款終布

推恐其再

鬼獨賈誼

於安樂所
謂伏中行
說而答其
皆則復
津喜謂焉

按漢書
薄惡

邵銳曰其事
已在前與前

事在較前意
同得會中國

體
圖責德秀曰

文帝遺匈奴
書者大哉王

卷之言非後
世所及

隋書曰歲
予以物始此

然亦以地寒
為辭

按師古云
逃虜民漢

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指往

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于元

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政

言焉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音岐又音企

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較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

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

無言量足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虜遺

其遺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

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外俱便朕

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歿子軍

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

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前一年

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各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

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人入上郡雲中

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

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

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

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

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

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

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

匈奴交索隱曰備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

義或然也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

入逃人句
奴者章尼
等皆單于
除漢者
劉夜翁曰只
漢過不先四
字見得負約
常在單于
和親八

武帝與匈
奴第一合
無功

羅洪先曰單于前自稱天又云天所立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固犬羊之安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耶

出塞與匈奴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見寇祿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夫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子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

復和親而匈奴數犯塞漢數出塞

得具以利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門

市中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

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為

胡所敗而匈奴生得虜虜後得囚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

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

其明年秋匈奴一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

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

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

軍衛青將二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千人其

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龍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

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

第二合得

第四合太

劉辰翁曰斗

得具以利

五

即斗字之誤

以予胡

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

界者造陽地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

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

鄒誼生音直牙反蓋稚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於單

凶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

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

朔州善陽縣北二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

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

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

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去諸

第五合大

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

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

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二千

餘騎徐廣曰合有二十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

將軍與右將軍分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

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

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

義曰徼音古堯反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

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

第六合相

王維讀曰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第七合大勝

第八合相當

增陳誌典曰李可四千人

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剛丹山在甘州剛丹縣東臨五十五里西河故事云匈奴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匈奴我祁連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德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

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

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玉也○索隱曰高昭云作金人以為祭天玉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王今淨

圖金人是也○索隱曰恐不祭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索隱曰

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玉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

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

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

得胡首虜二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

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李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且平李可字直字有諱敗之意詞甚婉曲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外曠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

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

屠王奔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茲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

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北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

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遷蒙恬亦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有徙內郡貧民皆往充實之號曰

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

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聚馬發千萬騎負私從○正義曰

衣糧私募從者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馬令大將軍青驃騎

凡十四萬匹

者

盛未有如此

兵之可知已

前後節出之

四萬騎而糧

重不與則故

之兵凡二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列傳

將軍去病中公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慕擊

匈奴匈奴單于匿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

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

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

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

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

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

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

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

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海名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

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

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

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

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外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

所能於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

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

和親或言逐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官可使為外

臣朝請於邊漢使在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

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遣漢使相當漢乃復收士

馬會驃騎將軍去病然於是漢又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

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二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不擊

之後赫赫振

若如此情賈

至不及見耳

史公叙衛將

軍追胡至蘭

頰山而還霍

將軍逐虜臨

翰海而還而

物結之曰是

後匈奴遠遁

幕南無王庭

便段丁東得

開國之如阮

思曰前見徙

關東貧民處

見渡河擯出

官番食接濟

非將帥武臣

力能使致此

使中行說尤

存尚能鐵騎

王維慎曰禮
學言好四字

王廷陳曰郭
顯綏有景

吉首以南越
王爾言便令

失色繼後數
語激烈慷慨

足以壯中國
之威寒種表

之朋矣雖于
雖斷主客自

者以洩其怒
而終不肖焉

冠漢還其吉
之力哉

弟坤曰使揚
信以下金當

月之成海新
以漸河次之

臂有正在二
又字而傳叙

終不敢言與
前終不敢冠

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

古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

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為欲

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使匈奴使匈奴亦罷

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謂以甘言

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向相約為兄弟

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

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于藥欲愈之不幸而然而

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

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置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

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

也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二歲單于外烏維單于立十

歲而外子烏師盧立為單于徐廣曰烏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

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骨頰之後在突厥國北藥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止此經砂磧十三日

行至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男單于一男右賢王欲以乖其

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置漢使漢使罷

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

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其

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外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聞

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

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一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

王整曰結一
段本意而情

倪思曰漢向
使入匈奴欲

以乖其國其
後左大都尉

之謀未必非
乎右賢王之

效其精其佳
跌受降之
城與長安之
邸俱屬耳

第十一合
發虜

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浚野侯既至期而還在大都尉欲

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浚野侯浚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浚野侯夜自出求

水匈奴聞捕生得浚野侯因急擊其軍中郭縱為護維土為

渠正義曰為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

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歿兒單于

立三歲而歿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

音鈎又 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黎湖單于立漢使光

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里遠者

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鎮簡云鄣山中至廬駒音獨匈奴

各○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

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中城河又

得宓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廬駒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

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

居延縣故城在甘肅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二十里有漢遮虜

鄣潘岑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

長老傳云鄣北百十里直其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

千人敗數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

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盡復失所得

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

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响黎湖單于立一歲歿匈奴乃

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漢既誅大宛

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傳曰

九世猶可以復讎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

乎雖百世可知也

圖畫洪憲曰

武帝欲逐因

胡雖因誅大

宛之威然高

帝曰后二句

實其本旨

蔡汝補口語

未終而止豈

史削之耶

第十二合

失少得多

則如袁曰漢

為其言所誤

致厚賂以益

其驕不知前

充國既以厚

賂留矣彼所

畏在強人厚

賂烏足以結

之

王莽自書法

於陵有意

第十三合

降虜

九世猶可以復讎

是歲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單于既立

盡歸漢

乎雖百世可知也

漢既誅大宛

威震外國天子意

欲遂因胡乃下詔

曰高皇帝遣朕平

城之憂高后時單

于書絕悖逆昔齊

襄公復百世之讎

春秋大之傳曰

九世猶可以復讎

是歲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單于既立

盡歸漢

乎雖百世可知也

漢既誅大宛

威震外國天子意

法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

綱年以爲是時是時提離

者凡五後書其三年其用

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

其冬其後又書漢元鼎

三年元封六年大初三年

後開出除則百手家絕評

則唐記春秋或作起或作

籍或指在基人之前或指

某事之後于其端化其莫

知其端倪而更之條理節

目井然

第十四合降虜

王維碩曰李廣利爲漢擊

胡數立大功有罪在當議

侯今降匈奴漢之咎也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

後爲太初又爲天漢爲太

始爲征和太史公于天漢

二年遭李陵之禍未幾而

卒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

年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

平准書草創未就止于元

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虜之乃自謂我兒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文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

侯破奴得入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二萬騎出酒

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

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

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

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

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

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譽陵以其女妻之後二

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

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二萬人出五原因

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衆重於

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爲反重文

用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

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

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及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立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

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

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

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大醫令

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觀上外長

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白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

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爲其切當世之文而因衰

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史記卷五十四匈奴列傳

奴在征和四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言萬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黜武

所不方言然觀其遠師屢將而又不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用安言無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

劉辰翁曰周襄謂不待不褒則有可歸矣迂亦欲為

忌諱之辭也

索隱曰案因者無也謂其無實而廢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

患其微一時之權

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上堯反言求一時權罷也劉伯莊音叶徐音皎皆非也

而務調納其說

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

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

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

則指樊噲霍霍等也

席中國廣大氣奮人王因以策策是以

建功不深竟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

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

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大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

罪之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矣唯在擇任將相矣

索隱述贊曰獫狁黃帝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樣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賴冒尤聚控弦離工祭燕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太批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

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

微隱者然已

若太意亦滿

當時以為順

後若之欲所

謂席中國廣

大氣奮深得

休要建功不

深又似指其

志之未盡成

者何前後之

異也則其中

有難言者矣

董份曰以便

偏指句不參

彼已句將率

屬下又讀索

無此文法

陳仁子曰遷

之贊此也以

定哀之時自

凡而獨責將

句又引專

警方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

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

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

之事適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

約雖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

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鱉

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

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

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

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

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

而曲為之處惟文帝為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干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緩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遠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

至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

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論盛德焉且因高惠之權量時度

七二

帥焉夫豈獨
責將帥哉
莽坤曰太史
公甚不稱武
帝窮兵徇奴
事特不稱深
論而托言擇
將相其言微
矣



遠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列于匈奴之抄寇何啻
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
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
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效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
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
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武
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
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
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
高而漢之海
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
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
且不免泥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驥而
未得十分是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幾云
爰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
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
塞殺畧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
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
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
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史記評林

昌邑坂學中門所

